



皮克的情書



皮克的情書

彭家煌著

上海
現代書局
1931

涵瑜：

我們同在一個學校裏，天天微笑的相見，天天不斷的在書本上互相研磨，一月一月的過去，一年又快到了。無限的衷曲漸漸在彼此的眉目間流露出來，這恐怕你也不能飾詞辯解吧。但是，我們祇是緘默，祇是把滿腔的情緒閉在肚子裏煎熬，這是多麼苦痛的事呀。這幾天我已處在無法煎熬的境地了。我似乎是得了神經病，一切失了常態。我爲着自己，也許是爲着你，不能不把我倆中間的幕幕揭開，將兩性間的森嚴的壁壘打破，把胸中的鬱悶盡量的發泄出來。我本想和你面談，但心裏存着“戀愛”的念頭竟羞慚的說不出口，因此就用筆來陳述。這封信出發的動機是這樣的，冒昧雖是冒昧，但是你有拒絕和我筆談之權。我想這樣一次的通訊，總不能就認爲我是大逆不道吧。我在神志昏迷中顫慄的寫着，明知道這信發出後是凶多吉少，明

知道因着我這次的失檢，你會給我一個重大的難堪，將我數月來的經營毀滅；不，不會毀滅，我自己相信我已下了千萬個決心要寫這封信，一切的顧慮，實在沒有力量阻止我這枝筆。涵瑜呀，真的沒有什麼東西能夠阻止我這枝筆。我忍心的寫了這些話，我手中已預備着明天和你見面時遮臉的大蒲扇了。我還怕什麼，祝你平安！

皮克

二

涵瑜：

我的靈魂好像絀絲縛着，掛在天空，被狂風震撼，岌岌然要掉到茫茫的大海中去一般。綠衣使者的救星呵！你祇將快樂與安慰一包一包的從我旁邊遞給那些不相干的安閒的人，全不理會我。難道我昨兒的信沒有遞到她的手中嗎？難道這是犯了罪嗎？所謂師生，這是何等莊嚴的名分！這上面還能再加上一層別的關係嗎？愛的嫩芽之上已舖着一層堅冰了，沒有滋長之望了，枯萎就在眼前。我

的魂魄給失望的恐懼驚散了。心靈給羞慚包裹了。我祇是放開兩眼眶的淚水滌去我的羞慚，通宵仰看着漆黑的穹空懺悔當天的失檢。但是這些思潮已成了幻夢。從你那珍貴的回音頌到之後，這些思潮已完全離了我的心境。我的一切，已完全恢復了常態啦，這是我應當如何感激你的呀，涵瑜！

我的寒微的家世，在平日閑談中我已向你流露過的。你不是時常替我嘆息嗎，你現在又殷勤的勉慰我，我的枯焦的命就同得着春風甘露一樣，自然的將來會生出鮮花供你的欣賞！我在潦倒窮愁的生活中，本來沒有妄想過需求一個女性的安慰，也不曾和女人通過一封信。我從前見着女人就得紅臉的，可是現在啊，‘紅臉’在我竟算不了什麼，現在寫信，那心的震跳，手的戰慄，也都算不了什麼。我不顧一切的要跳入愛情的網裏才愉快呀！涵瑜，我真的喜得要流淚了！

戰爭發生了，砲聲隆隆，看是誰成了誰的俘虜，我們明天看晨報的號外吧！再談，祝你快樂！

三

涵瑜：

天天見面的我們，不知如何交談的機會反而比從前更少。就是偶一交談，也不比從前那樣的自由，放肆，真是好笑極了。在我們和平常一樣的交流時，旁邊的人似乎都在偵探我們，周先生的笑話似乎是譏嘲我們。姜女士在我們中間走過時，向你瞧瞧又向我看看。我真的很害怕，怕她已經知道我們的秘密。這或許是我的心理作用吧。

今天上午，我一連寫了兩封信，想乘着沒人在旁時面交給你，但是終於沒有機會。我祇好煩郵差送給你吧。我想這種無聊的信，每星期寫兩三封就夠了，多寫是要耽誤你的讀書時間，消耗你的珍貴的精神的。但是這恐怕是一句口奉心違的話。我一接到了你的信，便失了我的堅決的主張了。本來我倆相隔咫尺，遙若天涯，衆口悠悠，限制我們沒有

互談衷曲的機會，我們不憑這枯筆寸紙來一表私
忱，又有什麼辦法呢？已經九點鐘了，想你已甜蜜
的安睡了吧。 皮克

四

Centre Park，風景佳絕！

假山之陽，花園之北，

更是池水漣漣，荷花香艷；

惜那水榭當中，

少着情人兒一對！

明兒是星期，我真喜幸！

你隨便梳粧，莫誤良辰；

最好是背着人兒行，

那管你肯不肯，

到了鐘敲七點，

我准在那裏耐着性兒等！

涵瑜：

昨夜成邀遊公園的新詩兩首，這也是汗牛充

棟的青年文藝中頂爛調的；撇詩論事，這也是青年們最流行的把戲。我們不是青年嗎，雖則是師徒。詩禮之家的道德君子在超乎師徒關係萬倍的中間，還背着人做他們的紅樓夢咧！涵瑜，管他有沒有人瞧見，盼你明天清晨堂哉皇哉來這們一踏。祇要咱們自己夠受，管他媽的禮教！

你的信前晚七時收到。房裏有人，我將牠貼胸的藏着，全身感着爽快。人家走了，我捨不得拿出來瞧，因為瞧完了，便要再等幾十個鐘頭才有瞧的，不是太難熬了嗎？而且隨便的瞧了，似乎對不住你，因此我洗好了手，擦了臉，漱了口，脫了衣服，放下帳子，在被裏安閒地仔細地玩味你寄來的那全付的珍珠。我一直睡到天光，依然是微笑着。

來吧！來吧！來吧！妹妹！這封信有代表我的全權，明兒迎你到公園。 你的皮克

五

涵瑜：

你聽見大砲響嗎？恐怕你在回味着昨天初見握手時全身如着火般的况味，覺着自己也上了戰場，聽不到別的大砲聲呢！

你的信今早收到了。你要我下次相會不必吃西餐，多花錢，涵瑜，你的盛意可感！我一個月的薪水本來不夠吃幾頓西餐的，也不會吃過西餐。這是破題兒第一遭，下次決以清茶相待，勿念。

努力求學，自是青年的快事，也是我念念不忘的。不過我每天教了兩點鐘代數，還要擔任許多校務，晚上連休息時間都覺不夠，實在沒有餘力用功；況且這晌時局不靜，人心惶惶，也無意求學。這是暫時的，你以為我是服服貼貼安於現狀嗎？我時時苦惱着這事呢！緩一下子我要到教堂裏的高級班學英文。下半年決計擺脫一點教務，到北京大學英文系去旁聽。

你呢，你也得勸勸你自己；從前還按期交代數演草，這幾天連課都不上了。我知道，這是我的罪過。我從此不敢和你通信了，免得分你的心。

胡先生說：上次月考你的幾何試卷祇有三十分。我聽了替你擔憂。明年上期就要畢業，爲着無限的前途，實在不容是這樣因循下去啊！我並不着急你的分數，我單怕你從此不努力了。我並不重視虛榮與階級，我自己就沒在大學畢過業，也不想定要在大學畢一回業，祇覺着實際上要超越一切虛榮與崇高的階級才好啊！

你的身體還發熱不？很念！ 你的皮克

六

涵瑜：

昨天下午，我同族弟到公園長美軒中小餐。我們覺着無聊，族弟很想見見你，因此我就打電話邀你。誰料接電話的是密司王，她故意和我麻煩，弄得我進退狼狽，我就連忙改變自己的聲調，免得給她識破，可是我那慌張的神情，若是有誰聽見，必會駭然的。

你僅僅和我說了一句：“你是誰？”便絕了線。

我知道你不常接電話的，何況你旁邊還有會開頑笑的朋友，而且打電話的是一位不能常衆宣布的我呢！我在失望之中，覺着這世界無限的荒涼，這公園不過是我古木蒼然的墳墓！

上星期日的晚上是我的值班期。教職員就祇我一人留校，同學們出游的出游，回家的回家，你竟不回家，和一位朋友倚着我房子對面的教室的欄杆將幽雅的簫聲一陣一陣送到我耳邊。這簫聲在訴你的無限的心事；這簫聲遞給我不少的慰語。我倆雖如隔着蓬山幾萬層，但我內心的沈悶，已給樂音遣散了。謝謝你，涵瑜！

有餘的休息時間，都銷磨在寫情書裏面，不筆談吧，這顆心兒也是自鳴鐘一樣，一刻兒也不會停擺，終日縈紆著你，考慮著將來的一切。這樣本是大自苦了，但要這樣才舒適，要這樣才快樂。快樂雖是快樂，然而我的軀殼的確是害著病了，和你一樣昏昏沈沈，如在夢中！

我記得英文裏有這們一句話：There is life,

there is hope. 涵瑜，別再自苦了，你暫時丟掉你心中的我。我丟掉我心中的你。我們不仍然是從前的我們嗎？趕快健康各自的身體，努力各自的前程。戀愛不是我們的職業，我倆在互愛著時那能放棄其他重要的一切！

皮克

七

親愛的涵瑜：

好幾天沒接着你的信，查看點名簿，祇見你的名字下面一直行的圓圈，我斷定你是病了，心中好不難受！我疑心那圓圈是我眼眶裏溢出來的。

午飯後竟欣然的接到你一封信，折開一看，筆跡潦草，沒稱呼，沒署名，“親愛的”三個字什麼地方也找不着。你以為我因此會生氣嗎？我更喜歡，我更感謝你！

前次信中“我丟掉我的心中的你”是相對的是暫時的，是積極的相鼓勵着，是真正在培養我們的愛苗。誰料你竟誤會了呀！你說：“你拋了我是應該

的。你心中有無數比我好十倍的人兒將你的胸臆佔住。自然，在同時同面積裏那有我的容量啊！你乾脆的和密司李甜蜜的談着吧。不必敷衍我了。”唉！真是冤哉枉也！我有口難辯，我祇好對天空發聲長嘆！

你想，全校都是女生，那能不理會她們呢？爲着要保守我們的秘密，尤其要表面和你疏遠，和她們近接。這是我一點苦心。不料這點丹忱竟招了怪啊！妒忌是美德，妒忌是愛的表現，近人有句詩：“有病方知妒婦賢。”這話我很相信。你惠我這樣的餽贈，我真心感，不過，涵喻，因爲着我前次的信竟致你臥病幾天，畢竟是我的罪過。畢竟是使我不能不泫然流淚的！

我倆原冀在生活枯燥的旅途中尋覓甘泉，這甘泉竟如毒質般在賊害我們，這是意想不到的事。短嘆長吁，繼以憤怒，這是爲的什麼？我看這是束絲自縛，推着悲哀的石塊，壓在自己的身上。眼見得一切會斷送在這中間啊！

明天又是星期日。我陪你到法國醫院去看看病吧。如果大家身體爽快，就到遊藝園去散散心好嗎？別再提前次的信。我在這信裏送你千萬個“對不住”。

皮克

八

涵瑜：

星期日我們在遊藝園看見密司何，你不知如何那樣害怕。就是她看見我們，我們並沒有手挈着手，肩靠着肩，兩人中間還隔着十幾步，怕什麼。況且遊藝園裏並沒有法律的規定，准了你去游就不准我去游的。而且即令手牽手，肩並肩又關着誰的事哪？涵瑜，我越想越氣！

醫生真奇怪，說不出什麼病，祇開藥方，要我們靜養。我幾年不曾服過藥，我決計靜養幾天得了。你恐怕非服藥不成，因為你的身體問題太多了。

學校定下星期停課試驗，你如果身體不好，也不必捨生命來趕試驗，爭分數。分數多的人不一定

學問好。你們同班中有好幾位，試驗時要看別人的卷子，防不勝防，這樣去求分數，分數是一文不值的。如密司宋，密司李，月考都要晚上不睡，弄得吐血來爭這分數，分數對於她們有捨生命去換來的必要嗎？

昨天接到表妹一封信，她說：“我們不得已或只能入學校，因自修經費實多於進學校；想好好的讀書，自修實在是較好的法子。現在的學校根本的是制度太壞，摧殘個性。一句話包括，可說學校是殺人的機關。”她的話雖是過火一點，然而的確有她的理由啊。

你畢業後將怎樣呢？再進什麼學校呢？進女高師吧，但是有^些學生攷上了也不肯進去，不知是什麼道理。進北大吧，我看你非再加^些補習的工夫不可。不進學校吧，社會上很少相當的職業位置你。難道整天祇是煩悶着不成？生活便是戰鬥，誰都知道的，我們是在戰鬥嗎？我看似乎是在自殺。空空洞洞的互相勉慰，沒有用處，盼在最近我們來商量

九

瑜妹妹：

以後的信，最好信封上寫：“張寄”“吳寄”，不要寫“瑜寄”，給人識破。信封上的字頂好也換換樣兒。今天聽差拿了許多信走進來，教務主任偏偏拿着你寄給我的信看了又看，才遞給我。我不知如何像賊一樣的心虛害怕，不敢抬頭正視他那銅像似的面孔。

舍監檢查學生的信件是本校頂重要的規程，我是半個職員，自然也有知道許多趣事的機會。學生的信件裏，情書佔十分之三四，有的男生爲着失戀要自殺的，但畢竟沒有自殺的事發現。昨天上午有一封給密司周的信，信中用半通的悽惻纏綿的詞句勸她萬不可自殺，舍監要我去報告密司周的家裏。我還沒有出發，密司周竟搖搖擺擺又到校了。那安慰她的情書還沒有到手，她却仍然高興的

活着，可見自殺，不過是滿足某種慾望的一件工具，並不算很值得注意的事！

由學生們的信裏所發生的麻煩事件實在太多了。竟使學校當局放棄責任，自動的取消檢查之議，真可驚異！這解嚴的消息一經傳出，北京城裏的男女學生怕不會裸體跳舞，白晝宣淫嗎？

敝省的第一女子師範，從前不聘男教員，後來竟開禁了，不過像太后們垂簾聽政一般，講壇前掛着一大塊白布，阻斷師徒之間的電流。後來那白布也取消了，有一位男教員眼睛瞧着天花板講授，出了教室，視線才敢落地。那教員後來教我們也不改他的習性，使我們非常的懷疑。當時引起了同學們的探討，所得竟是這們一個來歷。現在呢，恐怕是江河日下，世風不古，廉恥道喪男教員和女學生的目光簡直是平視着呢！

沒有一點兒事竟寫了這麼多，無聊，無聊！你的信，收到。你的身體有進步，我很感謝！不然我會時時刻刻為你擔憂，因為沒有強健的體力，你便永